

詩毛鄭異同辨

詩毛鄭異同辨卷下

南海曾釗著

小雅鹿鳴首章食野之苹傳苹萍也釗按爾雅苹萍其大者蘋則萍是水草此詩云野之苹而傳以水之萍解之雖淺儒且知其不可而謂博物如毛公有是取且召南采蘋傳蘋大萍也則毛亦以萍爲水草不應至此忘之竊疑萍本當作菲爾雅菲馬芻是也毛蓋以馬芻之菲釋此經之苹後人轉寫加水耳正義以咎毛未知其原也

伐木六章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買也釗按序

云燕朋友故舊也。天保序箋云：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據此，則此爲王者燕朋舊之事，無緣買酒於市論語沽酒市脯不食，而謂王者燕朋舊乃沽酒耶？竊謂酤，从古聲，與沽苦並通。沽苦皆訓粗畧，此一宿酒亦粗畧之甚，故名爲酤酒。旣云無酒，而復云一宿酒者，酒是大名，禮記乃命大酋，注酒熟曰酋，方言久熟曰酋，釋名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則酒實取釀久而成之義，酤但一宿便成，非酒之本意，故曰無酒正義申鄭云：經傳無謂一宿酒爲酤者，旣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斯不然矣。傳義爲長。

杖杜三章檀車幘幘傳檀車役車也正義以檀木爲
車剡按檀木中車材故伐檀曰坎坎伐檀若以檀爲
車材卽名檀車鄭注考工記云今世轂用雜榆輻以
檀牙以檀將亦謂之榆車檀車耶竊謂毛意檀車卽
棧車蓋聲轉耳周禮地官序官廛人注杜子春讀檀
爲廛方言廛或曰踐是壇廛踐皆聲近可通借壇从
亶聲檀亦从亶踐从菱聲棧亦从菱則檀棧亦可通
借矣又何草不黃曰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檀車
棧車傳同訓役車是檀棧同物之證或謂毛無破字
之例非也傳雖不破字而以假借作訓如甲狎湯湯

覺直單信之類則字已從義改矣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役不同毛以棧爲役車者同無革輓故也考工記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亦可寢左傳逢丑父寢於轡車轡卽棧也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傳罩罩筐也箋烝塵也塵然猶久如也正義申傳云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重云罩罩者非一也

鈔按以衆訓烝王肅之義

見釋文非

毛旨也東山常棣毛並訓爲實鄭申之云古者塵填實同聲則此箋以塵訓烝亦申毛非易毛也知者傳例凡經文義同而相承者傳不重出東山二烝前訓

賓後訓衆常棣傳以其與東山後烝相承嫌提於訓
衆之烝故復以賓顯之此詩無傳者以常棣已明從
可知矣罩說文捕魚器也詩云罩罩言以罩罩之箋
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是其義正
義以罩罩爲非一之辭失之

南山有臺首章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曰萊爲草
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

鍾

按此非毛旨也傳草

也當連萊爲句與翟羽飾衣同例說文此例甚多如
葇草也莞草也豈皆草之總名乎錢辛楣曰爾雅聲
蔓華說文萊蔓華也古文萊釐通用故萊或爲釐其

言三饋是周禮卷一
說是也

彤弓二章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右之者主人獻之
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三
章一朝醕之傳醕報也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
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釗按
鄭蓋中毛非異毛也傳訓右爲勸是以右爲侑之借
箋云主人獻之獻卽右勸之意獻進也高誘注秦策
呂覽皆云勸進也則勸獻義同奠於薦右挾文引適
與經右字同耳若以薦右當經之右則坐卒爵於經
何取耶醕卽醕賓之醕故小弁如或醕之賓之初筵

舉醕逸逸皆無傳並承此醕報之文也瓠葉傳云醕道飲不云報也者以上酢傳旣云報醕不可又以報解之要之醕酢對文則異散文可通醕者報其酢故亦云報正義乃據王肅申毛以右爲勸功醕爲報功謂毛意右醕皆不施於飲酒誤矣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劉按爾雅釋地云鄭有圃田卽左傳所稱之原圃元和郡縣志圃田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則其地亦大矣地大故名曰甫毛蓋釋其義鄭

則斥其處耳爾雅作圃乃聲近通假圃亦大也國語

圃草正義以為鄭易毛誤矣

四章赤芾金鳥傳諸侯赤芾金鳥為達屨也下鳥字當衍正

義曰言金鳥達屨者云云則本不複鳥字也正義曰金鳥者即禮之赤鳥

也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鳥則所

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釗按小

爾雅屨尊者謂之達屨小爾雅為王肅偽撰則正義

述毛蓋亦王義也竊謂達讀如昏禮下達之達金鳥

達屨也蓋與諸侯赤芾互見為義赤芾既屬於諸侯

則不能上通天子矣金鳥上達天子故曰達屨

五章決拾既飲傳飲利也箋云飲謂手指相飲比也。正義曰鄭以飲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毛云飲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飲爲利也。釗按毛傳之例前後義同者不復出唐風胡不飲焉傳飲助也此傳云飲利也則二義不同可知矣說文飲便利也从人次聲詩曰決拾既飲一曰遞也便利本此傳遞本唐傳分別最明鄭據唐傳以易此傳正義以爲申毛誤也。

我行其野二章言采其蕞傳蕞惡菜也箋云蕞牛薺。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釗按

說文無遂陸氏釋文云遂本又作蕒藕謂蓄訓積釋
草竹篇蓄亦非菜名疑蓄當爲苗之譌說文草部苗
蒨也从艸由聲竹部筍从竹由聲周禮作簞則从由
从逐之字古文可相通許君艸部采苗而不采遂猶
竹部采筍而不采簞之例耳釋草苗蒨郭注未詳齊
民要術引詩義疏云今之羊蹄似蘆菴莖赤煮爲茹
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揚州謂之羊蹄幽州謂之
遂一名蒨據此則此之遂卽爾雅之苗不可謂釋草
無文矣滑而不美故毛以爲惡菜箋云遂牛蒨似悞
今本爾雅蒨牛蒨無遂牛蒨之文卽謂鄭據爾雅本

作蓬牛類而孫炎云車前一名牛類

御覽引

孫炎爲鄭

君弟子則鄭解爾雅當同孫說車前是藥而非菜與

下章采蒿不類矣毛義爲長

斯干二章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
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
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
連言之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
當巳地也

釗

按箋是申毛非易毛也廣雅釋言巳似

也巳似義本通史記云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凡物

盡必反其始白虎通云巳者物必起盡而又起是有

嗣續之義故鄭以已擬似之音明似有二音卽有二
義毛訓似爲嗣則非似象之似而爲似續之似也正
義乃因廟制如明堂之說明堂在丙巳位遂謂箋義
於巳位立妣祖之廟失之

正月九章其車旣載乃棄爾輔箋云以車之載物喻
王之任國事棄輔喻遠賢也正義曰輔是可解脫之

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釗按輔蓋伏兔

別名輔與兔聲近故伏兔謂之輔伏兔車轂也說文

又有輔者乘車伏兔名形如展所以夾持車軸故輔

轂大車伏兔名輔也引申之義亦爲夾持說文面部輔頰車也周易借作

輔蓋夾牙車則從而爲輔夾車軸則以車爲輔義本相近也春秋僖五年左傳云輔車相依呂覽權勳篇云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有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

依輔輔亦依車車卽指與輔非與無所附與非輔亦不啻軸故云相依此詩取喻於輔者輔爲持軸之物

與賢者佐理同古擬輔臣於秉軸卽其義矣下章無

棄爾輔員于爾輻輻當作輿易與說輻釋文作輿是

其證復从富省聲輿从復故譌作富耳說文輿車下

縛也此據韻會所引如此釋文雖不稱說文亦云車下縛也則今本說文作車軸縛誤蓋輔

在輿底小車伏兔在軫下故攷工記曰加軫與輿焉八尺也大車謂之鈞心釋名鈞心在輿心下

鈎軸此詩詠以載則大本不相連須輶縛之員益也
車也故以爲在輿底 伏兔爲任力之處非一革所能勝益其革輶喻益其
禮以繫賢者之心也正義以輔爲縛杖於輶輔之益
輶似賢之益國誤矣

小弁二章怒焉如擣傳擣心疾也正義曰所思在心
復云如擣則似以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
椎一曰築也釗按釋文擣本作癰韓詩作疔說文疔
心腹疾也毛訓擣爲心疾明擣卽疔之假借或作癰
蓋校者因傳云心疾因改从疔其實毛本作擣故說
文不收癰字正義不解毛假借之例以手椎之訓爲

釋失之

巧言四章躍躍兔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

謂田犬也正義曰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

非犬名創按正義用王肅之義申鄭非鄭旨也王肅云言

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釋文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據

此則隋以前有以遇爲愚之假借者最得鄭旨陸氏

朋於王不達箋注假借之理反以爲非耳其說誤甚

不足據也竊謂遇與兔對傳以校訓兔而不解遇故

鄭訓爲馴以足成之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

守真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馴順之義素問解精微論

言三集者...
云請問有幾愚樸漏之間是幾與愚古者恒對舉言
之箋訓遇犬爲犬之馴者則遇卽愚之假借無疑矣
莊子則陽篇云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
愚遇二字古通

四月首章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傳徂往也六月火星
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
乃始盛暑正義曰徂訓爲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
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卽是其始暑自四月
往至於六月爲始也釗按鄭與毛異讀鄭意徂从且
聲卽祖之假借祖且也見儀禮禮記注周時月並改據春秋王

正月日南
至可見

四月夏之二月六月夏之四月月令孟夏

始絺故此詩云六月始暑不言徂讀當爲祖者蓋仍
經字而但於訓釋中顯之與遂瑞也穫落木名也極
誅也皆一例正義乃云義出於往讀與毛同誤矣四
月旣爲夏二月而箋云四月立夏矣者二十四氣之
名惟見於月令及逸周書二書皆戰國時人所爲未
可盡據又周旣改時則四立亦當隨時而改古雨水
在驚蟄後前漢末遂易之安見四立不可改耶若鄭
以此詩爲夏時與毛同則六月爲今六月火星中而
暑退不易毛徂往之訓矣二章云秋日淒淒百卉具

腓者幽七月爲夏七月彼云七月鳴鵙鵙卽鵙鵙也
離騷云恐鵙鵙之先鳴百草爲之不芳據此則七月
百卉已腓可知矣夏之七月爲周之季秋此詩秋日
卽斥季秋言也正義以毛中鄭皆從夏時爲說失之
鼓鐘二章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
按說文作妯釋文不引說文則陸據本尙作妯後因
篆文从𠂔與从𠂔近遂誤作妯耳傳云動也動卽慟
字苑柳蹈亦訓動蓋妯之假借从𠂔从𠂔古聲皆同
鄭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左旋右拍是其證
信南山首章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

之野禹治而邱甸之正義曰鄭唯甸之爲邱甸之爲異。鉤按釋文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其音既異故孔以爲鄭義異毛耳竊謂邱甸卽治野之法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讀與維禹隤之之隤同左傳哀公十七年濯良夫乘衷甸兩牡說文作中甸以上乘四牡律之則中甸卽中乘矣七月箋古者烝烝塵聲同然則乘甸隤聲亦同可知此箋音義本與傳同陸孔皆誤也

四章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

其稅天子剝削浸漬以爲菹正義曰徧檢書傳未見
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
而樹之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
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
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
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
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釗按
正義說非也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下云園廩
二十而一鄭注序官云載事也事民而稅之則園圃
稅瓜蓏審矣場人云掌國之場圃彼爲國圃故官樹

之不得引爲周禮正法瓜不稅民證也今合經注而核之用瓜之法有三句師共野果蔬之薦則薦新之用也載師之稅與此詩稅而爲菹爲一則享宗廟籩實之用也場人凡祭祀賓客共其瓜蔬則國中凡事之用也正義乃據場人爲說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歟

甫田首章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勸作耘耤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

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釗按傳例經文義同者

訓於前後不復出小明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也既

醉介爾景福無傳是其證小明傳已訓景為大市輩

訓日光訓大之景當為廣之假借泮水憬彼南夷說

文引作應則景廣可通假傳以其字為假借故重釋

之凡傳之重釋者視此生民攸介攸止與此經文同彼傳介大

也攸止福祿所止也此經在彼前而無傳則毛意不

同彼經可知矣竊謂彼攸介當作介假借作介故特

訓大以顯之小明介爾景福立文與以介景福說文

介畫也畫界也則介即界之古文閒也微也助也皆

界畫之義所引申界畫之則有微閒有閒則分為兩

故可以相助也以全詩核之思文無此疆爾介此用
本義者也以介眉壽以介景福以介我黍稷報以介
福此用助義者也舍爾介狄此用微義者也禮謂東
西箱爲介介古今字言堂之偏有牆以間別之釋言闕別也
以爲待事之處廬舍無室形與介同此箋介
舍也意謂介卽禮之介此用問義者也字之本義及
引申之義若顯然易明者毛皆無傳讀者可以意知
矣正義乃依王氏爲說皆訓大失之

頍弁首章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興也頍弁貌弁皮
弁也箋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乎言其宜以

宴而弗爲也。劉按箋非傳意也首章實維伊何二章實維何期與三章實維在首相應言皮弁何爲尊實維託於首喻諸公何爲尊亦以託於王耳此與之意也正義申毛謂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失其旨矣

三章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卽暴雪也。劉按爾雅雨雪爲消雪霰卽霰之重文暴與消聲近說文暴古文作𩇛从日鹿聲是其證故消雪亦謂之暴雪此傳此雪當爲喻暴之暴盛

陰凝於上陽氣薄之消散而下謂之霰此霰从散傳訓暴虐之義也正義以暴虐作解失之暴虐作暴與暴義別

車牽五章以慰我心傳慰安也正義曰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劍按正義未綜核全傳

之例故爲此言耳如此傳果訓安旣爲字之本義則凱風已見無煩重釋矣竊謂孫毓所載慰怨爲長釋文云慰怨也於願反韓詩作愠愠恚也本或作慰安

也是馬融義馬融張融論之詳矣據此則馬融以前
皆訓怨鄭用師說始訓安耳慰與怨安聲皆近毛訓
此慰爲怨者以詩義與凱風異故特釋之又大雅綿
傳慰安也毛例凡與上義不同然後重釋以前之凱
風傳及後之縣傳皆訓慰安繩此傳不作慰安可知
矣慰怨也非王肅所改但王述毛謂新昏爲褒姒亦
誤箋以季女糴新昏最確說文覲遇見也購以財有
所求也淮南說林注構謀也則从葍之字亦有謀合
求遇之意心切於遇怨望易生此覲爾新昏以怨我
心之義也韓詩作愠與怨最近尤爲古義不訓安之

證

采菽首章元衮及黼傳元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
箋云黼黼黻謂緇衣也釗按緇衣謂繡黼黻於裳但
裳黼黻並有詩何以獨稱黼耶竊謂黼爲黼領禮記
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揚之水傳諸侯繡黼
丹朱中衣大夫服之爲僭故毛知爲諸侯之服也黼
領謂之襮見爾雅

五章優哉悠哉亦是戾矣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
者亦優悠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曰以承
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

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
向引詩云優哉悠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
引逸亡非此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
與毛不同劍按箋云自安爲優悠作解止於是爲是
亦戾矣作解正義以安止連讀非鄭意也鄭解戾與
毛不同其優游之義則同也

角弓首章駢駢角弓駢其反矣傳駢駢調利也不善
絀榮巧用則翩然而反正義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爲
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杜
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

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

剗按角弓蓋對木弓言之。說文云：弧，木弓也。考工記

云：夫角之本蹙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勢也。又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注：主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據此，則弓之勢在角矣。角之性自曲戾，其曲以爲弓勢，故紮櫟不善及其放絃，則勢欲往而反。醫書所謂角弓反張也。驗今弓猶然。今世以竹爲弓者，雖不櫟亦放絃不反，爲其無角勢也。詩言角弓，所以別於木弓。

正義謂別有角弓失之

菀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正義
曰蹈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
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
鉤按蹈訓動亦假借例也檜羔裘中心是悼傳悼動
也此傳蹈亦訓動是毛意蹈卽悼之假借動古慟字
說文無慟周官九摯振動杜子春讀動爲慟世謂毛
詩多古字此其一也箋讀曰悼實申毛正義不得其
理乃據王孫以述毛非是

俾子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

極誅也。正義曰：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鄭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過皆罪事故易傳也」。倒按小序卽毛公所作此序云「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是毛公亦以此詩爲言罪事矣。傳極至也。當謂放於四極之地。釋地四極言四方之所至卽此傳極至之義也。鄭以毛義未顯故以極誅申成之。古書傳殛放之殛皆作極。洪範殛則殛死多方我其大罰殛之。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皆云殛本又作極。周禮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極鯀於羽山是也。釋文紀力反。據葉林宗本

據此諸文則殛放本作極其作殛者乃假借字耳

殛殊也此經釋文云極毛如字鄭音棘蓋提殛極爲一

正義承其誤故以鄭爲異毛其實毛意不如是也

漸漸之石首章正義曰以漸漸之文連之石爲山石

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爲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

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爲一

事制按此說非也毛詩與傳各爲編傳但釋漸漸二

字餘三句可以意知故不煩傳非并注四句也及後

人引經附傳正義云引經附傳不知何人駁大令以爲鄭氏以此詩四句皆

有箋故附傳於四句下正義乃以此爲傳例失之

大雅文王四章侯于周服箋云天已命文王之後乃
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正義曰王
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
周盛德不可爲衆也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
肅言也釗按毛例凡常訓者不傳其屢傳者必假借
者也如隕墜也
屢見之類此侯爲君自是常訓故不傳與上章

侯訓維爲假借不同正義據以證王義非是○大明
維予侯興正義亦朋於王以維解侯按上旣云維予
下何得訓侯爲維乎毛意亦當訓侯爲諸侯與鄭同
縣四章廼宣廼畝箋云時耕曰宣正義曰宣訓爲徧

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剡按：小雅鴻雁傳宣示也。傳例不重出此，無傳是亦以宣爲示也。箋云：時耕曰宣，謂時其耕而示之。正義釋爲徧發土地，非是。公劉旣順，乃宣傳宣徧也。經以通例明，與此經不同。

械櫜四章，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剡按：春秋成八年左傳引此詩，杜注云：不語助，蓋用毛義也。詩用遐不字有二義。小雅南山有臺，遐不謂壽遐不黃耇，隰桑遐不謂矣，皆無傳遐不猶言胡不隨其

語氣而可意知此遐訓爲遠又總說之云遠不作人也不當爲語助如爾雅不滑不俛不若之類遠不作人乎言遠作人也箋意遐不爲不遐以近釋之失傳義矣下武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亦以不爲發語辭正義申鄭云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彼以不爲反言亦失之

皇矣二章串夷載路箋云串夷卽混夷正義曰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釗按孔說非也混夷亦作昆夷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彼昆夷卽此箋混夷一切經音義串古文作攢還二形又作慣同攢還慣皆从貫聲昆

聲正與貫近說文珉或从貫禹貢瑤琨釋文引馬本
及漢書地理志並作瑣釋名來孫之子爲昆孫昆貫
也據此則串貫昆三字古相通假故鄭謂串夷卽混
夷矣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患亦混之借正義本作患
乃據爲說失之

惠氏以爲貫昆同物
昆夷卽明堂位之貫

五章以按徂旅傳旅地名也箋云却止徂國之兵衆
例按孟子徂旅作徂莒趙岐注云以遏止往伐莒者
則趙亦以莒爲地名矣漢書律歷志呂旅也臂力之
字本作呂蓋旅呂古通借毛訓旅爲地名謂旅卽莒
之假借也韓非難二云昔者文王伐孟克莒舉鄆二

舉事而紂惡之彼克莠卽此經之按徂旅言按徂共
之旅人而勝之旅者密須之地徵其人以爲卒卽以
其地名之故曰徂旅毛訓爲地名最爲有據較箋爲
長

六章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鮮箋鮮善也釗按公

劉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則此詩之鮮原
與彼之巘原同物矣月令天子乃鮮羔開水注鮮當
爲獻蓋鮮獻古通故作鮮亦作巘但說文無巘說文
詩稱毛則正字本當作鮮鮮古讀若斯有兔斯首箋
鮮白之字齊魯之間聲近斯說文霽从鮮聲讀若斯

凡聲近則義亦相從爾雅斯離也說文斯析也禹貢
析支大戴禮作鮮支據此則小山別大山鮮者從離
析得名別亦離析也嶽又鮮之假借但所在之地異
故異其文耳岐爲大山山之南別出小山故曰鮮其
山下廣平之地則曰鮮原周書程寤篇云王乃出圖
尚至於鮮原是也若公劉之嶽爲岐地當在梁山之北與此鮮原在岐南不同猶平陽永安縣廬江潯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鄭訓鮮爲善失
之鞏縣皆有霍山名雖同而非一地也

既醉六章室家之壺傳壺廣也正義曰釋宮云宮中
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創按正義

非毛旨也。廣與桃通。爾雅桃充也。孫本作光。光與廣亦通。書光被四表。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云。堯廣被四表。是其證。廣又通橫。說文桃充也。段氏注曰。桃所以充拓之圻堦也。必外有桃而後內可充拓之令滿。故曰桃充也。桃之字古多假橫爲之。且字解曰。从几足有二橫。橫卽桃字。是光廣桃橫皆同物也。此傳廣當讀爲桃。謂其善由室家桃充於天下。國語單子引此詩而釋之曰。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廣裕卽充裕也。壺訓爲廣者。聲相近。又壺通作梱。梱門限也有限而後可充拓。猶有桃而後可充拓也。壺篆作壺。从

口卽有桄限之形釋名箇恢也恢廓覆髮之上也恢廓猶廣裕也箇說文作𠂔匡當也从國國从口故訓匡當匡當猶桄也與壺从口同意故一訓恢廓一訓廣大旨亦同也正義乃釋以巷路之廣失之

下武五章昭茲來許傳許進也正義曰以禮法旣許而後進故以許爲進

創

按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昭

茲來御葢三家詩也六月傳御進也則此傳謂許卽御之假借也知然者釋名午忤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忤逆也則午有上進之義矣許从午聲御从卸卸亦从午聲聲同故可通假

惠氏疑許爲傳寫之誤猶未悉傳多假借例也

公劉二章陟則在嶮傳小山別於大山也正義曰釋
山云重巖隙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巖巖山狀似
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巖是也與皇
矣小山曰鮮義別劍按釋文巖本又作嶮則經本有
作嶮亦有作巖者正義本作巖故引釋地重巖隙以
疏之但巖形如甑非小山別大山之狀與傳義不合
竊疑此經本作嶮卽鮮之通假說訓後人涉傳義而
加山作嶮如吳都賦注引爾雅之鮮誤作解後人又
加山作嶮之比耳其作巖者亦从犬之譌犬篆作𤝵
與𤝵形近正義乃引重巖爲釋失之

篤公鄧首章匪居匪康箋云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
安爲安正義曰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
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不顧已之安居惟
以利民爲意釗按正義以鄭述毛非也公劉爲夏人
迫逐則所居非所安可知竊謂匪居匪康當讀爲彼
居匪康廣雅匪彼也匪彼聲近故通假桑扈彼交匪
敖襄二十八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敖采菽彼交匪紆
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紆皆匪彼通用此詩匪居
匪康文勢正與二詩同匪居當作彼居無疑又傳云
公劉居於邠正言彼居之事遭夏人亂迫逐公劉正

言匪康之事是主意不以匪居之匪爲非傳已言之
矣毛時經本疑作彼及鄭訓義爲匪故今本皆作匪
其實毛義爲長正義乃據鄭述毛基未細讀傳文也
五章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
以其餘卒爲義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
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正義曰三單相襲者謂三
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郃在道及初至之時
鄭易傳者此詩王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郃二章已
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
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釗按正義

申鄭難毛非也下章止旅乃密芮鞠之卽箋云公劉
居豳旣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
而居修田事也據此則至豳之時居豳未安仍有軍
旅之衛可知且傳云三單相襲也三單是述經文相
襲則三單之訓也正義乃云三行皆單相重爲軍失
毛義矣單得訓襲者廣雅釋詁襲重也相襲猶言相
重以重訓單猶亂爲治徂爲存之比周禮軍賦之制
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通什而
賦一此詩三單下去度其隰原徹田爲糧是言田賦
什一之事當正義並有故詩言單傳則以襲顯之也

知遷邕時得備羨卒者史記周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冒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又此詩首章爰方啓行傳云以方開道路去之邕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二章云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則公劉遷邕從者實衆箋以爲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非事實矣傳義爲長

度其隰原 度其夕陽正義曰皇矣傳以度爲居此

章二度傳意皆應爲居

劉

按度从又則度量爲本訓

無傳者義從可知也惟縣及皇矣二度傳皆云居明

彼度爲宅之假借故以居顯之正義不得其例乃用王肅述毛失之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例按說文賢多才也从貝攷聲攷堅也从又臣聲古文以爲賢字則訓堅之攷乃聖賢之假借字說文云古文以爲賢字說假借之例非卽賢之古文也賢从貝者古用貝有等鄉射記注云賢猶勝也荀子哀公篇注云賢者亞聖之名則賢亦人才等次之稱矣故从貝與則同意正義誤以攷爲賢失之

四章弗祿爾康矣傳弗小也箋云弗福也正義曰弗
之爲福爲小皆無正文制按爾雅釋詁祿福也郭注
引此詩祿祿康矣生民以弗無子箋弗之言祿也則
弗卽祿之假借見於爾雅及箋矣正義以爲無文何
耶弗之訓小者甘棠傳蔽芾小貌此弗卽芾字市从
市市蔽芾也或作緇白虎通緇者蔽也引詩朱緇斯
皇又云赤緇在股據此則弗市皆可通借毛訓蔽芾
爲小故此訓弗亦爲小與箋同爲訓詁假借之例也
但洪範五福一曰壽周禮生以馭其福故福莫大於
壽此詩云受命長矣已爲福之大者則弗祿當爲小

言部異同辨卷一
祿傳義爲長

板七章价人維藩傳价善也箋价申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者正義曰傳言王當用善人爲官維以爲藩鄼价人總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爲官故不從以价爲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釗按正義非毛旨也价从介聲古者以聲載義則傳云价善也善益繕之省叔于田箋云繕之言善也易畧例善通而遠至釋文善本作繕是善繕同物曲禮注繕讀曰勁周禮夏官序官繕人注繕勁也善也毛訓价爲善

猶言繕勁之人耳。說文詩稱毛氏其价象在仔上。价善也。仔克也。二文相連。義必相類。克訓爲勝。則善當訓爲勁無疑。免且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卽繕勁之容。干城卽藩部之義。文在大師上者。价人任外事。大師任內事也。箋以价人爲被用之人。凡被用之人無非勁者。意實申毛非易毛也。

抑六章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之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箋以用非讐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釗按說文無

言三倉字之義 卷一
售字蓋卽讐之省古从言與从口相通如噴作讀諸
作嗜慕古文謨之比史記高帝紀飲酒讐數倍集解
引如淳云讐亦作售是其證凡物必用而後售價傳
釋意箋釋字實兩義相成非爲異也

桑柔首章倉兄填兮傳倉喪也正義曰倉之爲喪其
義未聞 釗按說文愴傷也曲禮云知死者傷管子君
臣篇云是故明君飾飲食弔傷之禮則傷者喪祭也
此傳倉訓喪蓋謂倉爲愴之假借

雲漢三章先祖于摧傳摧至也正義曰孫毓云我今
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

毛說創按說文摧擗也春秋昭十三年左傳云知擗于溝壑矣杜注擗隊也隊今之墜字則摧亦墜也召誥墜厥命與此繼先祖于摧同意言先祖之業將墜也傳訓爲至者至義亦與墜近說文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孫乃訓以無所歸非是自外而來歸乃申引義耳傳意不其然

崧局五章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曰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創按以桓圭以下爲瑞圭乃鄭誤解

毛傳耳小東朝朝佩璲傳據爾雅釋之云璲瑞也言
佩璲則非六瑞之玉可知毛彼云瑞也與此正同則
此瑞亦不斥六瑞玉矣論衡指瑞篇云異物見則謂
之瑞禮器諸侯以圭爲瑞正義云天子得天之物謂
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據此則瑞
異爲初義瑞信爲第二義此傳訓寶爲瑞正寶異之
謂未可指爲瑞信也介圭受於天子珍之如瑞故以
瑞言之說文玉部自璧下十五字皆圭玉之名終之
以瑞字則十五玉皆瑞也璲與玠皆訓大圭亦皆列
十五玉之中玠可謂之瑞則玠圭謂之瑞無嫌矣經

文作介或傳寫省之毛詩本當作价故郭注爾雅引作玠毛不釋玠圭者玠長尺二寸雅訓自明從可知

也大抵玠圭因長尺二寸而爲寶玉之太至尺二寸

非尋常可得故天子錫諸侯諸侯享天子

韓奕以其介圭箋云

觀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書顧命賓皆用稱奉圭說文引作稱奉介圭是言享天子之事

之蓋貴其難得也傳本謂寶異難得爲瑞鄭誤解之

反據瑞圭以相難殆千慮之失耳王肅不得毛旨卽

用鄭所駁以申毛宜孫毓之以箋爲長也

江漢四章來句來宣箋云句當作營正義曰句之與

營字相類

劍

按句與營字不相類乃音近耳說文趨

从走勻聲讀若榮。小雅信彼南山，嘒嘒原隰。鄭注：周禮引作營，營原隰。營雖不見說文，以字求之，當與榮皆从營省聲矣。此箋云：旬當作營，乃聲近假借之例。正義以爲字相類，蓋昧於聲音訓詁，而凡爲之說也。瞻卬五章，舍爾介狄，傳狄遠也。箋云：介，甲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正義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創按：毛凡訓大之介，必有傳。此介無傳，則非訓大可知。易豫介于石，虞注：介，纖也。一切經音引劉瓛：易注：介，微。

也。介說文从八，八象分別之形。物分則微，故介本義爲畫，而引伸爲織，織亦微也。此經舍爾介狄，介當訓爲微。上經云婦有長舌爲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章卽本而言，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皆一婦人致之。其機甚微而爲禍甚微，天所以刺責而見變異神所以不福而見災害，胥由乎此。顧王不悟，猶舍置之不察，反以變異災害怨予臣致之，序所爲刺大壞也。鄭釋介狄爲甲狄，按幽王後爲犬戎所滅，則當時強敵當言戎，不得言狄矣。王述毛文謂介爲大道尤屬泛濫，恐非詩意，皆失之。

周頌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以下先
公諸盤至不窋正義曰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禘
祭案元鳥箋云祀當爲禘若鄭以爲禘亦當破此祀
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禘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主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
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
故不可廣解先公也劉按此詩作於成王時與天保
作於文王時不同文王僅追王太王王季見史記周
紀及合符
本其亞圉公叔祖類皆在四親廟中故時祭而得及
乎先公耳成王時四親廟爲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

唐有先公與其間

周初五廟及文武當祧以功德始隆盛不祧於是始有七廟耳

始

祖后稷雖無追王之文然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

孝經又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祀后稷同先王用袞

冕不得稱為先公矣序云祀先王先公或解為祫祭

最是正義不從以為此篇為時祭先公乃兼言之夫

祀無先公而序兼言豈正名之典乎春秋文公二年

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躋

者何升也何言平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是祫亦

得稱祀商頌元鳥序祀高宗也鄭云祀當為祫此不

破祀字者彼言祀高宗嫌合祭之義未顯故破祀為

祫此序云祀先王先公不言祫而爲祫從可知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正義曰春官大司樂職曰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
至於澤中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
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
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釗按大宗伯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注元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
大帝以蒼璧禮天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
北極者也據此則昊天當爲圜丘所祭之名若非圜
丘經何以頌之曰昊天耶史記封禪書引周官曰冬

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

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彼以南郊釋圜丘則圜丘

與郊同地可知矣但南郊之祀有二書早已用牲於

郊左傳啟蟄而郊與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此夏正之

郊也大司樂圜丘大宗伯蒼璧此冬至之郊也郊特牲曰

用辛春秋卜郊皆魯禮天子夏正郊天日用丁不卜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

天子皆於郊行之故周官言圜丘史記及此序言郊

明在郊也王肅張融等以圜丘與郊為一事非是特丘與郊同其地耳正義以為

二至之日祭於丘不在於郊失之

我將我將我享傳將大也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正

詩三那星可宰

義曰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鄭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釗按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祀明堂亦稱大饗。曲禮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上丁大饗帝是也。我將我享句法與言告言歸同。言我也可借爲辭則我亦辭也。享古與饗通。享獻之享詩及左傳皆用享。周禮禮記作饗是其証。此傳云將大也。明此經祀明堂與曲禮月令大饗爲一。郊特牲注大猶徧也。此徧禮五帝故曰大與大饗腥爲禘大饗尙服脩爲徧享諸侯義同正義以美釋大失之。

但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曲禮注以爲饗五帝者月令以共皇天上帝注上帝大微五帝又大雩帝注云雩五精帝噫嘻序春夏祈穀于上帝箋云夏則龍見而雩是與雩五帝亦可云上帝卽其例矣

執競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傳言反反難者訓順禮閑習自重難也

釗按難

當讀爲儼桑扈不戢不難傳不難難也顏氏家訓書證引作不儼儼也據此則以難爲儼傳固有其例矣說文儼行有節度也亦通作那桑扈受福不那說文

引作不儻是其證那安貌

魚藻箋

此傳釋反反爲難謂

威儀安詳而有節度也箋云順習之貌者反復也反反故曰習順亦安詳有節度之意正義讀爲重難失之

噫嘻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救也正義曰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救也釗按以噫嘻爲歎聲乃鄭義耳傳訓噫爲救蓋謂噫卽釐之假借也知然者國策韓策昭釐侯莊子作昭僖侯噫與僖皆从喜聲釐旣爲僖之假借則亦爲噫之假借矣書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

百工史記例以訓詁易經文釋名敕飭也是釐可訓
飭卽可訓敕陸氏釋文載此傳云噫和也和卽敕字
之誤耳俗書敕字多作
勅故與和形近正義未得毛旨以臣工傳云
嗟嗟敕之也故以此傳噫嘻亦爲歎而敕之不知彼
傳云嗟嗟敕之也此傳云嘻敕也不云噫嘻敕之立
文不同未可據以爲比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合者合諸樂而奏之
正義曰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卽
經所云鞀磬祝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
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旣備乃奏

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釗

按經云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據明堂位夏

筓虞殷崇牙周璧筦之文則經實陳吳代之樂矣何得云止說周之樂器耶筦云合諸樂而奏之諸樂謂六代之樂故不云諸樂器正義增器字以述鄭失之序不云合乎廟而云合乎祖者嫌廟與七廟無別故言祖祖謂明堂古者合樂有二周禮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一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老老注合樂謂春合舞秋合聲

此卽據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之

文記言凡故鄭以春秋解之二也皆於學行之大戴記盛德篇云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又云或以爲

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是周制明堂辟雍文王廟爲一

皆學之名唐人疏義皆以明唐虞謂之祖虞書受終

格于藝祖是也故始作樂合於文王之廟而序云合乎祖蓋

從朝諸侯布政言之謂之明堂從外水環邕如璧言

之謂之辟雍從宗祀言之謂之文王之廟從祀感生

帝言之謂之祖其實一也經云先祖是聽先祖蓋斥

文王大司樂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示出九變

則人鬼禮謂之三禘劉歆以爲分用一代之樂正義從之惠定宇據上云大合

樂以致鬼神謂劉歆
分樂之說謬今從之
雖不同地而合樂則同在明堂
成王因致太平之功而作樂後代沿之溯其原故曰
始也

武耆定爾功傳耆致也箋云耆老也正義曰宣十二
年左傳引此云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
故以耆爲致創按左傳耆昧也文在於燝王師遵養
時晦之下則非釋此經之耆矣傳以致訓耆者曲禮
六十曰耆釋文引賀瑒注云耆至也至老境也至致
古通用毛意實與鄭同不訓爲老者耆之文从老其
義爲老不言可喻故毛以致訓之見古者聲義相從

之理耳

鄭訓爲老者箋取明顯與傳之體不同故傳略者箋詳之

王肅述毛云致

定其大功正義據以爲說失之○釋文者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按釋名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政指事使人也則漢人讀者老之耆如指陸氏強分別之亦誤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正義曰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

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釗按正義謂毛無避居之事良是惟據王肅之說以周公致政成王始朝於廟則誤耳此序云嗣王朝於廟與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立文旣不同則意亦異若此朝廟果在卽政後亦當云成王卽政朝於廟矣書稱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大傳云七年致政則周公致政時成王除喪已久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此經及下二詩皆稱予小子則在喪可知矣箋云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竊謂毛意亦當如此蓋君薨冢宰攝政及除喪則還政

常制也成王謀於廟而求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
行於是周公復居攝乃周家權宜之事此詩所言朝
廟尙在未求助之時故曰將始卽政也時成王雖未
卽政亦得朝廟王肅謂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
政成王未得朝廟則大不然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
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
告文王武王廟按營成周在居攝五年時未還政成
王已告廟經有顯文可據何得謂周公攝政成王未
得朝廟耶大約成王除喪之後周公所攝者惟伐畔
營洛制禮樂數大事至於朝祭皆成王親之王肅乃

謂周公致政成王始朝廟雖云申毛實乖經義也

敬之佛時仔肩傳佛大也箋云佛輔也正義曰佛之

爲大其義未聞釗按說文𢇇大也讀如予違汝弼之

弼此傳訓佛爲大意以佛卽𢇇之假借也𢇇旣讀若

弼義亦從之故箋申之曰輔也說文弗矯也从人

从韋省人卽中之八爲右戾爲左戾戾則常

矯之从韋省者韋獸皮可以束物之枉戾者也故凡

从弗之字卽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𢇇

矯人之弗以合宜爲𢇇其字皆从弗𢇇从大从弗言

大矯之鄭訓佛爲輔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釋文謂

毛音符弗反失之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劍按獨斷云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則靈星卽龍星本有顯文張晏之說是也獨斷謂之火星者大火也月令章句云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中有房星韋昭注周語云農祥房星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高子蓋以此詩爲祀農祥賓尸所歌序云

繹賓尸者謂繹與賓尸皆歌之但據有司徹賓尸爲卿大夫又祭之名今其詩列於頌者又祭與正祭異日其禮繁謂之繹又祭與正祭同日其禮畧謂之賓尸春官神仕職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魎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則又祭當與祭天地同日矣農祥爲星祭又祭亦當與正祭同日故謂之賓尸嫌與卿大夫賓尸同名故特引高子之言曰靈星之尸辨此賓尸天子之事而非卿大夫之祭也然鳧鷖亦天子燕尸之詩在雅此在頌者鳧鷖意主燕飲此詩意在索祭言

祭事故在頌也。○小序毛公作卽大序之傳也。此高子云云當爲毛公所著。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言毛公著之也。云毛公後人毛公之後有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正義云言毛公後人亦不知前爲誰蓋謂未悟小毛公之前有毛公耳。

魯頌駉三章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曰謂令此馬及其古始。釗按正義所云蓋王肅之義非毛義也。下章徂無傳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據此則以古始訓

詩毛義章疏 卷一
作必王肅申毛如此故孔引之以申毛耳竊謂此詩
作當與易作是同義周易述引王劭云馬行先作弄
其四足毛以始訓作意亦當爾不然上章思馬多材
此章忽思古始何詞之不倫耶箋云作謂牧之使可
乘駕亦與毛義相成蓋馬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
之狀但毛傳與簡鄭恐人不明故以牧之使可乘駕
箋之耳秦風載獫狁驕箋載始也謂達其搏噬始成
之也以始爲調習正與此同正義乃用王說竟以鄭
爲異毛失之矣

閔宮三章龍旂承祀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

也。正義曰：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士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籠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釗按古詩毛說是也。下經云：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春謂周之正月。

魯郊以冬至月與周不同，月雜

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上帝此魯之郊也。左傳啓蟄而郊，謂周郊也。周建子以冬至之月為孟春。秋謂周之八月。春秋文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禘也。此依為說。

春祀天，秋禘祖，郊謂之祀，禘謂之享，郊特牲云：郊血。

大饗腥。饗卽享之。借郊禘皆大事故。彼郊饗對舉。此經亦享祀對舉。下經又云。皇皇后帝五句。卽言郊之事。周公皇祖十句。卽言禘之事。但秋而載嘗。是禘已見。而郊事經無明文。故古詩毛說。特以郊祀顯之下。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以君祖。后稷是鄭亦與古毛說同。直言視祭不言祭天者。以承祀爲天祖。並祭不特祭天。故渾言之耳。明堂位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與司常所謂日月爲常不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是木爲龍旂。但非九旒。又設日月其上。故不謂之常。而仍謂之。

旂耳此成王特賜以異魯與諸侯不同以龍爲章卽已下天子故無嫌也

商頌長發四章爲下國綴旒傳綴表也正義曰綴之

爲表其訓未聞金按樂記行其綴兆注綴表也所以

表行列也綴兆舒疾注云綴謂鄼舞者之位也是綴

爲表行列之物聲義並與鄼通鄼从贊聲釋名讚纂

也讚卽贊字說文草部朝會束茅表位曰薶史記劉敬叔

孫通傳索隱引纂文薶今之纂字則薶與綴聲義亦

近傳訓綴爲表蓋謂綴卽薶之通假也薶表位之用

故引申之卽有表識之義呂覽不屈篇云或操表掇

以善喻望注表掇儀度也掇又綴之借耳

七章實維阿衡傳阿衡伊尹也箋阿倚衡平也伊尹

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釗按史記殷本紀云

伊尹名阿衡是史記不以阿衡為官名矣司馬遷自序稱年二

十則誦古文是所據詩書皆古文說也君奭稱伊尹保衡與伊陟臣扈

巫咸巫賢甘般同舉伊陟以下皆下名上或冠以氏

或以官則尹與衡亦其類也漢書古今人表傳說甘

盤並列而不及保衡蓋衡即伊尹在太甲時為大保

故稱曰保衡耳孫子墨子楚詞皆以伊尹名摯字尹

而君奭不稱其名者尹為成湯大甲之師保當時尊

之不名故周公亦仍舊稱與摯輜也

考工記注輜即輕字也

輜

者前重之義前重則不正平故號阿衡衡平也史記

以爲名不云號者殷人質以名爲號

殷本紀集解引張晏云夏殷之

王以名爲號故號亦可爲名此傳云阿衡伊尹也與元王

僕也武王湯也文例相同殷本紀載湯之言曰吾甚

武號曰武王以是推之則元王阿衡亦爲號可知又

說文人部伊解云殷聖人阿衡也殷上當有尹字連

篆文讀之云伊尹殷聖人阿衡也後人不得其理誤

以尹爲羨文輒刪之彼云殷聖人阿衡也則亦以阿

衡爲名若以爲官名則不詞矣說文詩稱毛氏彼雖

言詩義亦用詩義也

詩毛鄭異同辨卷下